

一百丛书

英汉对照 English-Chinese

柔巴依一百首

黄杲炘 译

100

RUBÁIYÁT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百丛书

英汉对照 English - Chinese

黄杲炘 译

柔巴依一百首

100

RUBÁIYÁT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柔巴依一百首/黄杲圻译.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12

ISBN 7-5001-0521-5

I. 柔… II. ①黄… III. 诗歌-作品集-伊朗-古代 IV. I37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124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周 欣

责任校对/辛 梓

封面设计/常燕生

排 版/北京三畅达技术开发服务部

印 刷/怀柔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10.125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1998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521-5/H·181 定价:12.50 元

出版说明

英汉对照“一百丛书”原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为了满足内地读者学习英语和欣赏世界名著的需要,我公司同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出版协议,将这套丛书的香港版翻印出版发行。同时本公司亦在内地直接为“一百丛书”组稿。本书即系本公司自行组稿的一种,特此说明。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年

《柔巴依集》——

富有传奇色彩的诗篇

(代序)

拙译《柔巴依集》自 1982 年初版以来，整整十五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新译和有关的文章经常出现。其中，张晖先生从波斯文直接译出的《柔巴依诗集》（湖南人民版，1988）与莫渝先生所撰的《〈鲁拜集〉一甲子翻译史》（《台湾时报》1987 年 3 月 6 日）都提供了丰富和翔实材料，使我获益尤多。我惊奇地得知，在我之前，至少已有 14 人译过此书的全部或局部。而我事先更想不到的是：拙译出版后，至少还有 8 人译过此书，以致八十年代里，海峡两岸一下子至少出了 5 种新的全译本。

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这么些译者不断地重译这些诗篇，这不仅说明原作的价值，也使这部作品在我国更显得光辉夺目。

在拙译的初版前言(见本书附录三)中,录有美国诗人J.R.洛威尔的一节诗。他在诗中把欧玛尔·哈亚姆的原作喻为波斯湾出产的一颗颗思想之珠。但现在我感到,无论是欧玛尔·哈亚姆的原作,还是菲氏的英译,更像是璀璨的钻石,而每一个译者就像是工匠,各自在这钻石上打磨出一个有特定角度的反射面。译者越多,这样的反射面就越多,钻石也就更光华四射。

当然,这些反射面还有折射作用,能够折射出一些文学和非文学现象,折射出诗歌翻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为有志于作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另一方面,尽管我知道每本书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以前我不曾想到,篇幅这样小的一本译诗,竟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使一个只是在业余时间里以译诗自娱的人,顾不上考虑自己的种种不利条件,就此走上了文字工作的道路。

所有这些,再加上有时看到的一些相关文章(例如1994年某“研究”类的刊物中有一篇文章,竟说此书“译本甚少,流传也不广泛”),常使我感到有话要说。因此,在这个英汉对照本出版之际,我想就我所知道的有关此书原作和译本情况以及拙译所涉及的一些事,较系统地作一介绍。

《柔巴依集》原作的情况

我早就知道有一本叫做《柔巴依传奇》的英语书,可惜至今未曾见到。但是凭我目前知道的事实来看,《柔巴依集》一书在很多方面都可说富有传奇色彩。这里摘要列举于下:

1)柔巴依是九、十世纪出现于波斯和塔吉克一带的四行

诗体，而欧玛尔·哈亚姆(1048—1122)是以这种诗体写作的诗人之一。然而，尽管从波斯的诗歌之父鲁达基(858—941)以来，波斯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写过柔巴依。但现在只要提到被称为世界文学瑰宝的《柔巴依集》，指的总是归在欧玛尔·哈亚姆名下的那些短诗，甚至是指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那些创作程度极大的译诗。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例如欧洲有许多十四行诗集，但即使是莎士比亚的，也不能单以“十四行诗集”名之。

2)其实，即使在欧玛尔·哈亚姆的故乡，在他去世后的几百年，他的这些诗已被人淡忘。但偏偏有一位半隐居的英国文人菲茨杰拉德对之发生了兴趣，以极其自由的方式“译出”了一批英国式柔巴依并编成集子。这一集子不仅引起全世界对其波斯原作的注意，其本身也成为英国诗歌中的精品并获得世界性声誉，以致在不少国家，其本身就成了频繁翻译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诗歌史、翻译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可说是独一无二。

3)菲氏隐名并自费出版他的《柔巴依集》是在1859年。这似乎注定了它日后不平凡的经历。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这两本书分别从文学上和科学上对宗教思想提出了挑战，成为该年出版的英语作品中最重要两本书。

4)菲氏的《柔巴依集》出版之初备受冷落，因无人问津，售价从五先令惨跌至一便士，落进了专放‘垃圾书’的箱子。幸好不久后被英国著名诗人斯温伯恩和罗塞蒂发现并给予高度评价，于是售价陡增。到1929年时，一本这样的初版书在纽约拍卖，价格竟高达8000美元！

5)菲氏的这本初版书中,收有 75 首柔巴依。后来他不断修改和重译重编,1868 年出版了含 110 首柔巴依的第二版,此后几版则固定为 101 首(文字上的差别也远没有前两版大)。可见,无论哪一版,篇幅都极小,以这样小的篇幅而列为世界级名作,这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6)从翻译上看,菲译并不忠实,但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却叫人称奇。单是从印次上讲,它到 1925 年时已印了 139 次。而其中半数以上的诗句已收入《牛津引语词典》,入选率之高,在这本词典中无有其匹。

7)菲译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翻译柔巴依的持久高潮。据伊朗学者的粗略统计,《柔巴依集》有 32 种英文译本,16 种法文译本,12 种德文译本,11 种乌尔都文译本,8 种阿拉伯文译本,5 种意大利文译本,4 种土耳其文及俄文译本,另外,丹麦文、瑞典文、亚美尼亚文各有 2 种译本^① 甚至还有冰岛文和拉丁文译本——当然很多译本是菲译的转译。作为文学作品,译本之多可谓举世无双,而版本之多与印数之大几乎也难统计,因为单是在纽约图书馆,便藏有五百多种版本。^② 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仍有新的译本不断出现。

8)据伊朗学者统计,到 1929 年时,有关哈亚姆及其诗歌的论著和重要论文,仅在欧美各国就达 1500 多种。^③

9)《柔巴依集》的装帧与插图也是千姿百态的,很多名家乐于为之作装帧设计,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伟人之一的莫里斯(1834—1896)。有些真正的豪华本出版时售价已高达 200 美元。有一本以珠宝装饰的极为著名,却随“泰坦尼克

①②③ 引自张晖《柔巴依诗集·译者前言》。

号”巨轮沉入了海底。至于插图，只要翻阅一下国内出版的种种外国插图选，就总会发现《柔巴依集》的插图。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外国插图选》中，一般名著的插图大多只选一二幅，而巴尔福特为此书作的插图竟收入 22 幅，其精彩可想而知！

10) 菲译《柔巴依集》的成功，竟在英国形成了“欧玛尔·哈亚姆俱乐部”，其成员经常胸佩玫瑰聚在一起，品尝红酒，吟咏柔巴依，甚至结伴去欧玛尔·哈亚姆的故乡内沙布尔，并带回他墓前玫瑰的种子种在菲氏墓旁——所以现在他们两人墓旁的玫瑰也是一脉相承的。此外，以此命名的旅馆、饭店、酒家、酒吧也时有所见，至于五花八门的“专题柔巴依”写作，那就不胜枚举了。

《柔巴依集》的汉译情况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说有什么文学作品风靡世界，那么《柔巴依集》可谓当之无愧。当然这还只是中国以外的情形。事实上，它在我国被翻译的情况同样令人眼花缭乱，译本之多，当为诗集之冠。

可以说，菲氏柔巴依汉译的事，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不寻常的意味。首先，胡适于“五四”之前的 1919 年 2 月 28 日译了两首（第 7 与第 99 首），称之为“绝句”，收在我国第一本新诗《尝试集》中。应该说，这两首诗是最早译成新诗的外国诗。接着，郭沫若于 1922 年译出了菲氏第四版的全部 101 首，又写了两篇有关的文章，一起发表在 1922 年 10 月的《创造季刊》1 卷 3 期上，后来在 1924 年 1 月出单行本时添上了诗集

的译名《鲁拜集》^①。看来,这既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完整译出的抒情诗集,也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

闻一多读了《创造季刊》上的郭译之后,在《创造季刊》2卷1期发表长文《裁默伽亚谟之绝句》,对郭译既作了热情评价,也指出九处误译,要求郭今后再译三译。对此,郭沫若表示:“你这恩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加以改正。”看来,早期的这一正常的文学批评不仅已成为一段译坛佳话^②,而且很可能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翻译批评。

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也译了几首柔巴依。所以,如果哈亚姆和菲氏泉下有知,当为他们在我国有这样几位译者而高兴吧。

此后,从1934年起到整个四十年代,菲氏此诗的汉译又出现了不少,其中全译的有吴剑岚、伍蠡甫^③的英汉对照本(1935),孙毓棠的韵体新诗译文(1939),李意龙的旧体诗译本(1942自印)。同年,潘家柏以无韵新诗的形式译出了另一位英国译者的无韵散文体《柔巴依集》。除此之外,朱湘在1934年译出了15首柔巴依,李霁野则在四十年代以五、七言形式译完这本诗集(可惜译稿在几经变乱后终于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后幸而得知友人抄有一份,遂收入其全集)。

① 据莫渝著《现代译诗名家鸟瞰》(幼狮版,1993)。

② 三十多年后,有一位现在是著名作家和译诗名家的读者两次致书郭沫若,提出对《鲁拜集》的意见,可惜这段经过未能成为佳话。

③ 大约在1983年前后,伍蠡甫给笔者一信,附有少量柔巴依。说也许不是菲氏的,要求代查并代译一下。笔者不知他也译过菲氏柔巴依,结果在菲译中白找了一遍后,将其译出寄去,至今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柔巴依和用在哪里。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陆上没有新译本出现，只是在1958年和1978年重印了郭译的《鲁拜集》。1982年笔者出版了《柔巴依集》后，1986年与1988年，张鸿年与张晖分别发表了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鲁拜集》与《柔巴依诗集》。1990年柏丽出版了英汉对照的《怒湃译草》，其中有七言与语体两种译文。

而在海峡彼岸，五十年代有黄克荪的七绝译本。1971年，一出版社在同一本英汉对照书内推出孟祥森和陈次云的两种译本。其后，八十年代还出了虞尔昌的译本。

此外，海峡两岸和海外译过部分菲氏英译的还有不少人，如飞白（27首），施颖洲（12首），唐德刚（4首）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译者，虽已译出全文，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出版，这样的例子五十年代有，八十年代也有。^①

可以看出，菲氏的《柔巴依集》自胡适以新诗形式译出两首以来，六七十年间，单是按此书译出的中文全译本已达十多种。一本诗集能有这样多的中译本，这不仅是我国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种奇观，也为研究我国诗歌翻译的发展及中

① 例如《读书》1988年12期上有篇文章，题为《黄昏畅想》。这是译者瞿伟为其《鲁拜集》所写的前言，但其《鲁拜集》后来未见出版。另外，原新文艺出版社一位老编辑说过，五十年代曾有人重译《鲁拜集》来投稿，译文很好，但当时不可能出版，所以结果还是退了稿。这次我写好此文后，正巧读到陈四益先生于1997年7月发表的《读书不容易》一文，得知博学多才的复旦大学教授赵未庆先生也曾从英语全文翻译了“我默的《鲁拜集》，好像没有出版”。我不知道新文艺出版社当初收到的是不是赵先生的稿子，如果不是，那倒又多了一本未出版的全译本了。

外诗歌翻译比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柔巴依集》和我

我想，在上述所有的译者中，我与其他译者恐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翻译此诗时，我非但不知道如此丰富多彩的背景，甚至连早已有郭沫若译本之事也一无所知。因为我只是在文革开始后才对诗歌翻译产生了兴趣，而那时手边只有借来的一本没什么注释的 *The Golden Treasury* 与一本平装的袖珍本诗集，偏偏它们分别收有菲氏《柔巴依集》的第一版与第四版——这是他五个版本中最著名的两个，内容也有较大差异。

其实，我早先对《柔巴依集》原作及汉译历史的无知并不奇怪。因为我生于工程技术人员之家，原先只是准备当个建筑师什么的，从未想到要搞外国文学，更别说什么外国诗歌了。但说来也是一种缘，在我记忆中，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外国诗集却是一本插图精美的英语《柔巴依集》。我相信，在我父亲的书籍中，这是唯一的诗集。

我还记得，这本书开本很大，纸张较厚，每首诗配有一幅不小的画，画似乎都由铅笔画成，笔法细腻淡雅。但我当时识不得几个英文字，因此虽听父亲说起这是英国人译的一本古代波斯作品而略感好奇，但是翻翻这本书只是为了看看图画而已。

后来，我曾问过父亲：他怎么会有这样一本诗集？原来我父亲从上海约大毕业后，曾一度去芜湖广益中学教英语，遇到了后来在北大任教的语文老师陈梦家。听了他介绍并看

到他的一本菲氏《柔巴依集》，这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本书。所以，后来看到插图如此精美的版本，也就买了回来。可惜的是，在我开始译《柔巴依集》时，这本书已同我家所有的书一起（包括从解放前保存下来的斯诺《西行漫记》的原版书和作者署名萧华，后得知实际作者为黄镇的《西行漫画》等等），早已在文革初期遭到了灭顶之灾。

说也奇怪，借来两本英语诗集时，虽说外面天昏地暗，自己又朝不保夕，却居然有心思开始阅读以前从未读过的英语诗歌，而且读着读着，竟忍不住开始试着翻译了。待读到菲氏《柔巴依集》时，更觉得这是练习翻译的好材料。因为这种诗每首仅四行，每行含抑扬格五音步（十音节）而韵式一致，所以极易背诵。每天上班前花上几分钟读一读、背一背，然后上班有空时就可以不露声色地在心中暗暗翻译。由于译文往往也很整齐，所以也便于记忆，回家后便可把译好的东西抄录下来——译这诗的另一“好处”是，花很多时间译出的东西很少，便于收藏，不致被发现。

可以一提的是，这时我已与黄杲昶发生了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英诗汉译是否有可能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忠实于原作。结果我成功地译出他写的莎士比亚式英语十四行诗组诗《自然和人生：春·夏·秋·冬》^①。这就使我对用同样要求译出《柔巴依集》产生了信心，因为英语柔巴依的诗行同这些十四行诗的诗行一样，都是五音步十音节。

① 这些原作后在美国发表。可参看拙文《译诗者与原诗作者的一次“对抗”》，见《外国语》1993年第2期及英汉对照《英国抒情诗100首·代序》（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在想来，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译出的第29首柔巴依就与现在的文字差不多。当时我对这首诗相当满意，而且常常这样想：如果我能把每首柔巴依译到这地步，那么我这一生就不是虚度的了。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我后来不断地修改和重抄自己的译文，结果在不知不觉间，已有了十来个“抄本”。然而，对此书的背景我依然一无所知。

粉碎“四人帮”后，一天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是我国某领导人将出访伊朗。同时按惯例，报上还有对伊朗的介绍，说到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提到“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我心中一动，觉得这发音同 Omar Khayyám 的 Rubáiyát 的发音有些相像，这时才想到这集子也许已有人译过，而且看那人名的译法，我猜想那是二三十年代的译文。接着我又想到，既然报上仍用这样的译名，想必这译文很有影响。

于是我去图书馆，果然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刚再版的《鲁拜集》。我把书借到手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郭沫若翻译的！我顿时感到背脊一凉，心想有了他的译本，我的译文就没有出版希望了。^①我翻开书来，拜读了几首，又特别读了我在翻译时感到犹豫的几首，例如第15首的郭译是：

有的惜谷如金，
有的挥金如雨，

^① 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那时我要出一本薄薄的对照读物，出版社还需要进行“外调”。

玉女金童身归大梦，

墓又为人掘启。

我看到我的译文与他的区别较大，对形式和内容的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于是怀着一丝希望，开始向外地投稿。结果，虽说对拙译评价都不错，却都未接受。这时我看到某诗刊载有从维吾尔文译出的柔巴依，便选了拙译的16首柔巴依，连同原文一起寄去，同时附去一信，说明我的译诗要求以及不用“鲁拜”而用“柔巴依”这一名称的理由，并提出对菲氏《柔巴依集》这样的名著不应当只有一种译本……

这次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退稿，得知“本拟在适当时候考虑的，但由于刊物调整版面及积稿较多”而遭退稿。

我完全相信，当初该刊物确实已读过此稿并考虑要用的。因为16首柔巴依中有5首留有编辑改稿的铅笔字。但看了那些改动，我就不再为退稿而遗憾了。首先，改过的柔巴依都有非格律化倾向，同未改过的形成强烈反差。例如第29首被改为：

不知什么是根，哪里是源，
就像是流水，无奈地流进世间；
不知哪里是尽头，也不再勾留，
我像是风儿，无奈地吹过沙滩。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样修改，而宁可放弃每行十二字五顿的格律形式。但更叫我吃惊的是：第49首第2行中的“生命的珠片”（spangle）改成了“生命的珠宝”——珠片者，装饰服装用的闪光金属片或塑料片也，看似五彩斑斓却并不值钱，怎能改成珠宝？这还不算，第61首第2行中，攀援植物的“卷须”（tendrill）改成了“虬髯”！我真不懂，

落笔修改时为什么不看看原作，不查查词典？

几次投稿的经历，可说一次比一次令人啼笑皆非。转眼已到了1981年，离菲茨杰拉德逝世一百周年只有两年了。于是在一位热心朋友和一位热心编辑的鼓励下，我把稿子送进了听说“门槛较高”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不久便接到通知，译文社决定出版拙译，但更令我意外的是，译文社希望我调到那里工作。我心头一热，就放弃了两年多前通过考试才获得的大学教职，在45岁那年开始学习干编辑工作，却几乎没有考虑自己所患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一眼科绝症。

《柔巴依集》的出版使我大受鼓舞。此后，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译诗或写译诗论文上。幸运的是，我从这本可算英诗中最小的诗集开始，凭仅存的一点眼力，沿着《柔巴依集》中的译诗路子一路摸索着，最后总算译出了可称英诗中篇幅最大的名作《坎特伯雷故事》。

我确实感到《柔巴依集》的奇妙力量，在全国只有8部样板戏的日子里，它充实了我的生活，既让我以译诗自娱、自慰、自勉，也促使我不断自学，使我在文革结束后，尚不至于因荒疏了二十年学业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由于《柔巴依集》，我结识了不少朋友，还有一些不相识的人在文章中提及此译本，这些都很正常。但我觉得，在出版社、专家与读者等方面，下面几点还是颇为特别的：

1) 拙译《柔巴依集》的初版售价为0.41元。1992年再版后的售价为1.85元。作为一本世界级名作的译本，这大概可算是最低价了，何况这两版书中都有多幅精美插图。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此书虽经多人审稿，最后的责任编辑是我国著名译家方平，而负责此书装帧及封面设计的美术编辑也

是颇负盛名的陶雪华——说也奇怪，我进了出版社后，虽也出了十来本书，但那些书却再也没有《柔巴依集》这么荣幸了。

2) 1990年，柏丽出版了也按菲氏《柔巴依集》译出的《怒湃译草》。^①在这本钱钟书先生题写书名的书中，一开头就有我国译界前辈李霁野先生为此书写的短序。其中写道：“去年（按：指1988年）曾读到此诗的语体译文——黄杲炘译《柔巴依集》。我以为也很好。读者可以对照，对译诗的途径可以增加若干经验，精益求精。”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很感动。这不单是因为这是在给菲氏《柔巴依集》的另一译本作序，更因为李先生自己也译过此书，而且是用五、七言翻译的。我感到这既反映了一位前辈的公正，也表明了他对译诗方式新探索的敏感。

3) 《柔巴依集》给我带来了最热心读者。从1990年起，这位读者从天津等地给我写来二十多封信（后来考虑我眼力差，便常来电话）。并曾利用调去学校工作的第一个暑假，特意来上海找我谈有关此书的种种问题。他虽然是学经济的，却“多次读了《柔巴依集》”，还参看原作及其它中译本，甚至在1988年写了一篇英语论文 *The spirit of Rubáiyát*。

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他讲了自己接触《柔巴依集》的前后经过：

“大约是在1983年，那时我可能读（大学）二年级。我俩第一次深谈是在一个傍晚，我和她来到靠近农场的一片草地，在一棵大榕树下坐下。我的话很多，她

① 施蛰存写有《鲁拜·柔巴依·怒湃》一文，载《读书》1991年第10期。